

五华教育史话

主 编 夏本戎

副主编 桂云剑

政协昆明市五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五华教育史话/夏本戎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

(社区文化丛书)

ISBN 7-81068-741-7

I. 五... II. 夏... III. 教育史—昆明市

IV. G527.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2004) 第017673号

书 名	五华教育史话
主 编	夏本戎 副主编 桂云剑
责任编辑	邓立木
策划编辑	黎 穆
责任校对	刘旭华 夏 华 云 剑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service@ynup.com
印 装	云南地质矿产局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1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7-81068-741-7/K·182
定 价	20.00 元

五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段瑞珊

副 主 任：杨万里

委 员：桂云剑 周晓鹃 赵映东 付 玮

徐甘蒂 袁 萍 潘晓玲 李一是

潘玉君 夏本戎 刘旭华

特邀审稿：卢 义 李若兰 李志强 朱端强



序

政协昆明市五华区委员会主席 段瑞珊

今五华区域因地域优势，元代以来，逐渐成为云南的教育、文化中心。清代，云南的贡院、“三大书院”、云南陆军讲武堂，以及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今，全省著名的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大多在五华区域内，因而五华区又有“文化区”、“教育区”之称谓。

数百年间，五华区域内各类书院、学堂、学校为云南全省培育出成千上万的有用之才，而且不乏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一批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他们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丰功伟绩在本书的多篇文章中均有记载，不再赘述。

在编辑《五华教育史话》过程中，得到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云南省图书馆的几位教授、学者更是热心，不但自己撰稿，还邀请名家著文。对此，我们表示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出版之前，五华区政协文史委已编辑并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五华园林史话》和《五华街巷史话》。我们编辑出版“史话”的初衷是存史资政，以史为鉴，力求利用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文稿，为今人和后人留住五华区域内“文化宝库”之



一角；并通过继续编辑出版其他“史话”，形成“五华文化丛书”，而《五华教育史话》就是这套丛书之第三册。

为《五华教育史话》撰稿的作者，既有名家、教授、专家、学者，也有在五华区教育系统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教师。因此，文章风格迥异，有的严谨，有的洒脱；文笔又有高雅流畅和稍嫌乏味之作；文稿长短不一，多的万字以上，少的千余字，但确相辅相成，有红花和绿叶，可供欣赏。我们认为，这些正是建设五华区文化重在参与的特色之一。

教育是兴国之本，并始终是国家进步的脊梁，它培养了千百万科学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有技能的劳动者，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繁荣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并一代又一代地造就了多如繁星的杰出人物。今天，我们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国家的伟大时代，教育更应与时俱进，在继承和发扬光大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南，为新时代培育出、造就出千千万万有用之才，为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而努力！



目 录

与时俱进的五华教育	卢 义 (1)
五华前代学校述略	万揆一 (10)
清代云南贡院史事拾零	朱端强 (17)
五华经正育材书院述略	李孝友 (30)
云南陆军讲武堂	黄茂槐 (40)
云南大学教育轶事	陈立言 (54)
西南联大史话	张曼菱 (59)
西南联大和云南师大的育人历程	杨立德 (87)
云南民族大学散记	杨镇圭 (97)
漫忆五华文理学院	吴 棠 (107)
百年教育兴隆街	余 斌 (112)
从省立第一中学到昆华中学	李 瑞 陈立言 (122)
昆一中漫忆	刘文孝 (129)
由东大附中到云大附中	刘中兴 (140)
话说南菁学校	赵静庄 (146)
学子遍三迤 英才兴九州 ——话昆明市明德中学	金以侠 (155)
忆在联大附中三年的读书生活	张一飞 (159)
从中法大学附中到昆明第五中学	姚晓华 (163)
昆明市第二中学述略	文 华 (170)
忆国立西南中山中学	杨毓骧 (173)
解放前五华区的女子教育	郭亚非 (178)
20世纪90年代前五华区学校发展概要	纳钟明 (183)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事业发展概述	郑炳昆 (187)



之江巷的教育情结	杨莉年	(193)
怀念我的母校五华一中	彭学名	(197)
双塔寺畔的韶山小学	陶伦	(199)
话说武成小学的特色教育	学仁	(203)
历史悠久的布新小学	伍文	(206)
红旗小学的科普植物园	佳木	(211)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轶闻趣事	徐甘蒂	(213)
话说春城小学	李志强	(222)
从滇光幼稚园到市第二幼儿园	周蕊	(231)
在爱心中成长 ——记西南第一所智障特殊教育学校	徐甘蒂 徐娥	(233)
五华区成人教育琐忆	刘岭南 李小辉	(244)
中共五华区党校今昔谈	夏华	(250)
五华区“希望工程”活动纪实	铁瑞林 李文捷	(254)
靛花巷与北大文科研究所	陈立言	(258)
柏西文与云南早期英语教育	萧霁虹	(266)



与时俱进的五华教育

卢 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和种族，应当入学接受九年的义务教育。”实际上，五华社区的大多数儿童三岁时就已经接受幼儿园的正规教育了；很多孩子在上小学之前就已经学会了汉语拼音，认识上百个汉字，并学会了简单的加减法。到了小学、初中以后，学生就要根据教学大纲的规定学习知识，完成法律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通过了升学考试的学生，可以升入高中继续接受教育，并有机会参加国家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幸运者即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接受专门教育。

家长、社会和国家何以如此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因为当今的人们都已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普遍真理：人的一切社会特质都是通过后天学习得来的。现行教育模式，严格说来是工业化的产物，中国老资格大学“京师大学堂”也才成立于1898年。那么此前是不是就没有学校呢？为什么不同时代采用的是不同的学校制度呢？《五华教育史话》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五华社区的教育发展轨迹，在集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身的娓娓叙述中，你将感悟到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来龙去脉。

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概念，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传承教育、自我教育等等，都应当是这一概念包容的范围。但为了突出重点、扭住主线，史话的文稿大多偏重于学校教育，因为只有抓住这个核心才能收到纲举目张之显效。编者的这一策划思路显然是精当无疑的。



从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学校教育制度的源头约为公元前 21 世纪的夏商时期，到西周（公元前 1100 年～公元前 771 年）就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包括官学、书院和私学。政府通过官学培养各级官吏，另一方面通过私学普及文化教育。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是一位举世闻名的伟大教育家。社会生产力就是伴着教育的发展而进步的。

汉朝中央官学“太学”的学生人数就曾经达到过三万人。隋唐以降，除定于一尊的儒学之外，还开设了四门学、算学、律学、医学等专门学科。到宋仁宗时还创办了武学；宋徽宗在京城设立由国家负责的“小学”，并下令州县亦设立小学，规定了 10 岁以上儿童入学和升学考试的办法。《文献通考》载：至元二十五年（公元 1288 年），地方的官学就有了 24 400 余所。到了明代，除州府县设立官学而外，内地乡村还设有“社学”。

从春秋时期孔子创办私学以来，私学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官学一样，除了儒学经典之外，私学也讲授一般文化知识。自唐朝末年开始，官学的不稳定使地方儒生不得不采用书院的方式进行教育，与一般私学不同的是书院有产业，用来进行生产活动，保证书院的基本物质和生活需求。据《文献通考》载，宋朝的书院达 397 所，著名的有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等。书院，实质上是一种采用私学形式但又不完全同于私学的教育制度。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至今不过百年而已。19 世纪 60 年代的洋务运动，使中国政府认识到原有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为适应外事的需要，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州等地的方言馆；为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先后创办了几所与军事和技术有关的学堂。戊戌变法以后，清政府表示要重新实施“新政”，由于新学与旧学之间出现了无法匹配的断裂，难以满足社会变革的需求，1902 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1903 年又颁布了



《奏定学堂章程》，将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等，分别规定了各级学校的目标、年限，入学条件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基本形成了现代教育制度的雏形。从古至今的学校教育制度，都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制度的基本目标都是使受教育者提高素质，“上知爱国，下足立身”，中国如此，世界各国亦不例外。中国向以世界文明古国著称于世，明代以前，文化、科技、学术，无不领先于世；立国根基全在于中华民族对教育的重视。我们的四大发明和文官制度，今天还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五华社区地处滇边，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古代，我们与较发达的中原可谓天隔地远，教育发展也不可能与中原同步。历汉唐至明清，云南的教育与“教化”有着特殊的关系，古人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既是“文化”一词的来源，也是中国的教育传统。中国历来的教育观都是“有教无类”、“德教为先”，通过教化，可以使生番变为熟番，最终实现世界大同。古代的天下只有“教化内”、“教化外”两类，可见“教”都是为了“化”。族群的化分也主要是文化标准而非体质标准，文化又是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参照系，中原乃天朝，四周即“蛮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天子脚下为核心，教化则逐层向远方流播，认同层次逐渐淡化，形成“差序格局”，但都在天下范围之内。教化的差序格局，就像扔一个石头入水，波圈随着远离圆心而逐层弱化，云南理当成了当时最外层的极弱化区。云南的教化史从无到有，自秦汉至明清曾经历过蒙化、武化、文化、宣化、开化、德化、致化等等不同形态，教育作为一种手段，一直与教化这一目的同步发展。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讨论问题，才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昆明城始建于唐代，南诏王阁逻凤命长男凤迦异于昆明置拓东城。但作为地域称谓的五华社区得以显山露水，崭露头角，则



应该是元代的事。赛典赤凿开海口石龙坝，疏浚螳螂江使滇池水流入金沙江之后，滇池水位下退，城西露出万顷良田，才给五华区的发展建制创造了良好的地理环境。自元明以来，五华社区就在云南边地中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它一直是云南的政治中心和教育的龙头老大，完全有资格戴上排头兵的桂冠。特别是近百年来，五华教育在吸纳知识推广新的学术思想知识，推动云南生产力发展等方面的功绩，是三迤皆碑的。随着西学东渐，工业社会的信息流播到东亚以后，五华教育亦曾以日本为师，引进西方教育理念，逐步接受现代教育模式，变单一的德教为全面的知识教育。五华教育正是抓住了这一变革机遇乘势而上，于二十世纪前半叶创造过一个后来居上的辉煌。回首往事，“交流”和“跨越”，成了五华教育发展的宝贵财富。

云南教育史上曾有过一大趣事，即唐真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南诏子弟留学成都”，“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此事显然与五华无涉，因为当时五华地域大多还是滇池水。赛典赤亦曾在云南提倡“建孔庙，置学舍，劝土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为子弟师”，通过诵读儒书而明教化。看来，五华社区只得利于赛典赤的治水善举，而未享受到赛翁推进教育发展之利。

始建于明永乐七至九年（公元1409年~1411年）的云南贡院，经明清两朝数次增修，成为云南惟一的选贡基地，仅举行乡试的考生宿舍就曾多达4865舍。院址为今云南大学和昆明三十中学部分校址，周边的青云街、文林街等，均因贡院而得名，足见其影响之大。我们也从中榜名录中看到云南人入选者甚少，比例远低于全国平均数，这一事实正说明教育是硬功夫，边疆之地要赶上内地的教育水准，同志仍须努力。直到今天，这种不平衡状态依然存在，恐怕尚需若干代人的艰苦奋斗，云南教育才能出人头地。



明嘉靖三年（公元 1524 年），云南巡抚王启在五华山创设五华书院，历经扩修，至清雍正九年（公元 1731 年）已达“图书万册，育才甚众”，直至公元 1903 年改为云南高等学堂。该书院为云南培养了一大批饱学之士如钱沅、方玉润等，功不可没。

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 1685 年），总督蔡毓荣、巡抚王继文在昆明城南创建育才书院，为云南的国学教育做出了贡献。清光绪十七年（公元 1891 年），总督王文韶、巡抚谭均培在翠湖北侧创设的经正书院，以“通经致用，崇尚实学”之宗旨，造就了袁嘉谷、秦光玉等滇中名士。书院的发展，为当时的五华社区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教育氛围，形成了尊重知识，人心向学的好风气。

清朝末年，在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地处省会而得风气之先的五华社区，基础教育获得了蓬勃发展，关涉军事和实业方面的技术教育更有雨后春笋之势。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年），创办了 11 所省会小学堂，每所三个班，以“四书”“五经”为教材，两年后改称两等小学堂，这就是昆明兴办两级小学堂的滥觞。1911 年附设于女子师范学堂内的蒙养园，则应是云南省幼儿园教育的源头。

公元 1899 年设立于承华圃东侧的武备学堂，已按马、步、炮、工等兵种设教；公元 1906 年由罗佩金创办的云南陆军小学堂，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军人。同时期还有陆军速成学堂专门培训下级军官。1912 年开办的陆军测量学校，主要是培养军事地图的绘制人员。公元 1908 年筹办的陆军讲武堂于 1912 年改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至 1927 年停办时共毕业 22 期。该校毕业生将星耀目，驰骋疆场，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战争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 年），云南武备学堂内专设的方言学堂，设英、日、法三科教授外国语，培养外事人才。公元 1906 年另设东文学堂，聘请日籍教师教习日语。可见在当时的



条件下，昆明也并非如人们想象的封闭不化，对外国语的重视基本上与中原同步。1942年创设的云南省选送留美公费生预备班经严格考试后，公费资助40名优秀学生分别进入美国各学校留学。这批学生人才辈出，很多人成了推动云南教育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时至今日，这一举措仍被民众传为美谈。

1923年云南省长唐继尧捐资创建的东陆大学，是云南现代教育的标志性成果；后于1934年改为省立云南大学。该校为云南本土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其办学的数量与质量与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真可谓荣辱与共。由于乃仁，于乃义筹资兴办的私立大学五华文理学院，于1946年开学，到1950年停办时学生转入国立大学。私人筹资办学已属不易，严谨负责的办学风格，更非今日借办学赚钱之徒难望其项背。1938年5月，在抗日烽火正炽的时刻，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迁滇学府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落户五华社区。西南联大在滇八年，俊杰辈出，一大批科技教育界的巨人正是从这里起步的，他们整整影响了我国半个世纪的科教文化事业。西南联大以其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影响着昆明，把我五华变成了当时的民主堡垒和学术基地。西南联大，陆军讲武学校，一文一武，他们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实绩均堪称中国领先、世界一流。除西南联大而外，尚有同济大学，中华大学等迁昆院校，五华市民因得众多名校的濡染而提升了综合素质，五华社区的教育水平也因此而得到提高，这才是教育史的真迹。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应政治改革发展之需要，成立了云南政法学堂，1912年改称云南政法学校，除训练新式官吏而外，还研习司法、经济等现实问题。专业学校的出现，是社会发展、职业分途的必然结果，“四书”、“五经”毕竟不能代替具体学科自身的规律。农业是云南社会经济稳定的基础，1912年由省会中等农业学堂改设省会农业学校，1913年再改设省立



甲种农业学校，1926年又改称省立昆华农业职业学校，1935年再改称省立昆华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该校为云南传统农耕社会的改造升级培养了大批操作人才。于同期设立的省会工业学校亦于1934年改称省立昆华高级工业学校，这就是昆明工业学校的前身。从传统的艺徒工匠到接受过专业教育的技术人才，是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兴办教育，教师是关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曾成立师范传习所培养小学教师；继而由云南高等学堂改设云南两级师范学堂，以培养中小学教员为其主旨，按专业分类教育。1912年改称省会师范学校，还于同年兴办了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省会师范学校改称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于1933年改设省立昆华师范学校。如果说五华区至今仍有教育优势，那么这些师范毕业生就是五华现代教育的启蒙者和奠基人。1946年以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1984年改名云南师范大学），分系科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学专业教师；合格敬业的教师才是五华教育普及与提高的优势之源。雄居全省前列的昆明第一中学、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等名校的师资和管理者，主要来自昆明师范学院。特别应该提及的是昆明第一中学辉煌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昆一中的前身是1905年创办的云南省会中学堂，后几经改名，直至1950年才定名为昆明第一中学，有才有识有成就的老昆明人大多为昆华中学出身，20世纪前半期，云南的乡绅子弟想成才，昆华中学几乎成了必经之门，其声望远超出了五华乃至昆明的区域。今天的昆一中依然名满三迤，弟子遍天下。

1939年在昆明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云南分社，属社会教育学术团体，曾先后举办过多种专业培训班。该社创办的中华业余学校和中华小学，业绩突出，深受市民衷心爱戴。中华职教社的办学理念先进务实，教风严谨，堪称业余教育的一面旗帜，因其发挥了与全国各大城市联网并进的优势，给五华社区的成人教



育事业注入了清新的活力。

清宣统元年（1909年）成立的云南教育总会，于1913年改为云南省教育会，专事研究、商讨学校、社会教育兴革事业，编印教育报刊，负责教育咨询事务。这一机构汇聚了陈荣昌、由云龙等贤达，他们的见识远高于在职官员，因而他们的改良建议和倡办事宜往往能起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推动作用，产生了非今日各类学会所能比拟的社会效应。

抗日战争前后，随着社会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五华社区出现了一批教会团体或私人出资筹办的中、小学，如天南中学、明德中学、南菁中学等等，这些学校多以特定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但它们又是总体社会格局中的一部分。公办、民办、教会办、社群办，均不以赢利为目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华教育与国家的各项事业同步发展，比翼齐飞。主要特点是：学校数量增加了，档次提高了，专业细化了，办学条件改善了，教学内容更科学化了，展现了与时俱进的活力。解放后建立的昆明理工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电视大学、昆明大学、昆明医学院、云南师范大学、昆明师专等一大批高校、专科学校相继落户五华；硕士生博士生、外国留学生漫步在五华区的大街小巷。五华社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每年发出的毕业文凭当数以万计，其倡盛之景象为全滇瞩目。小小五华社区，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青年进入全国各类大学深造，因教育而导致的户籍流动，形成了五华社区的一大开放格局。五华校园内的朗朗书声，成了与圆通、翠湖齐名的一大景观。

五华教育的发展轨迹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是研究教育发展规律，培养本土人才的一笔宝贵财富。五华辟地建城之初，教育远远落后于内地；清末民初，我们的教育在文化交流中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五华凭借大后方的区位优势，借它山之石推进了教育。但我们也应看到辉煌后面的“畸形”，即五



华的生产力水平这一内驱动力还十分薄弱，以致西南联大东迁之后学术水平就一直无力振兴，20世纪后半期，难见本土学术巨人登场。讨论教育水准及成果时，不能只盯住设施和人的聪明与否，生产力水平的支撑作用是不能忽略的。从全国的格局来看，今天的五华，依然是强势人才的匮乏区。

美国的教育家杜威曾经说过：“成年人有意识地控制着未成年人所受教育的方法就是控制他们的环境，让他们在指定的环境中思考和感受……学校就是这种典型的环境，通过这样的环境来影响受教育者的智力倾向和道德倾向”。五华社区的教育优势，首先是环境优势，它占据全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利，五华教育的发展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省仁人志士共同谋划打造的成果。

我们在盛赞五华教育应时腾飞的同时，还应看到它相对不足的一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效率逐渐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通过科学和技术的传授提高社会工作效率，则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流思潮。早在四百年前，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就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道德的来源和基础”的观点，其精神就是为了使人达到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谐自然的目的。时至今日，据说五华区知识含量高的科技产业对经济的贡献，还不如一个不大的春城卷烟厂，可见要实现教育为本、科技兴区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五华教育仍面临着提质增效的艰巨任务。



五华前代学校述略

万揆一

学校教育发端于“庙学”（文庙内设学教授童生）。唐代以前，滇中地区的有关情况，不见于史志记载。元代以后，始可得而详考。

今五华区境，是昆明学校发轫之地。本文特据有关文献，略加介绍。

南诏庙学

唐代南诏国，和唐王朝早已有了文化接触。南诏王劝丰祐（公元823～856年在位）即位后，曾派人到长安学习书法。当时，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字逸少）的字体最为流行，南诏学来的正是王体书法。此后转相传授，南诏人士写的字，史称“有晋人笔意”。王氏因被称为“先师”，儒家的孔、孟，反而默默无闻。

拓东城（今昆明）自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升格为“东京”后，人口集中，地方富庶。丰祐执政后期，他本人长住于此，从而决意在东京建立文庙。史称他在本地“废道教，设学校，以益州人张永让、国人赵永本为之。”也就是说，拓东城的首座文庙，就道观改建，从成都请来儒生张永让，和本地通晓汉学的赵永本共同管理，开展教育。至于孔庙形制何如则史有阙文。仅知土著最初误认文庙为佛寺，称孔学为“汉佛”。

前代父老相传：南诏文庙，地址在今三市街南。近代编绘的